

庆阳的文化底蕴

康健



庆阳在哪里？庆阳在甘肃，但邻近陕西。在甘肃由黄沙大漠向黄土高原迤邐三千里之遥的狭长地带，庆阳居于东边的一隅，像是连通东西的一处关口，又像是千里万里递送到三秦大地的一把玉如意。庆阳距离西安、咸阳不过两百来公里，但是距省会兰州却超过四百公里。它远离甘肃腹地，在语言、饮食、习俗上，都与甘肃其他地方不同，却与陕西关中多有相近之处。

关中秦川有白鹿原，陇东大地也有董志塬。想当年，这莽莽苍苍的董志塬上，发生过多少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，如今都已变成如烟往事，飘散在历史的天空中。从西安、咸阳去庆阳，定要翻越重重的山沟梁峁，特别是那一道永寿梁横亘其间，让人视若畏途。不过，我说的那是从前，现在去庆阳就方便多了。除了原有的机场和公路不断扩容提质之外，近年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也陆续开通，使得西咸与陇东的联系变得更加便捷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高考前夕看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《人生》，这是县文教局组织的励志观影专场，目的就是为高考加油。影片中有一句台词说到天津。那时我身处家乡，凭空想象远方未知的天津，确是如在天涯一般。后来，当我考上大学，真正到了天津以后，有同学问我在甘肃是不是每天都骑着骆驼上学，我回答说其实沙漠很远，更未见过骆驼之类，同学还不太相信。看来，无论是在庆阳看天津，还是在天津望庆阳，在当时两地民众的意识中，都是遥远的远方，这可真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视角。

那时的我尚未走出故土半步，对外面的世界无比向往，对自己的家乡并不真正了解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阅历的增加，我对庆阳的了解也不断深入。庆阳历史悠久，周秦先祖曾在这里留下足迹。此地与医学家岐伯和《黄帝内经》也颇有渊源，中医药文化和华夏农耕文化在这方土地上根深叶茂。《诗经》的三百多首诗中，已发现有多首是写庆阳一地风物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长城似弓，直道似箭。比肩秦长城的“秦直道”，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战略价值，可谓是当时的高速公路，从咸阳出发，穿过庆阳境内，一路绵延直至朔方。

从先秦开始，中经汉唐，至于北宋时期，涵泳在历史长河中的庆阳，很长时间内都不曾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。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，庆阳仍然继续贡献着思想和智慧，名人轶事在历史的江河中不绝如缕。

北宋时庆阳称庆州。忧乐天下的一代名臣范仲淹，在庆州知州任上多有建树，充分展现了不凡的政治和军事才能。作为文学大家，他在戍边期间写下的著名词作《渔家傲·秋思》，有“塞下秋来风景异，衡阳雁去无留意”等名句传世，意境高远。据我的一位高中同学讲，当年他随启功先生读博士学位，当先生得知他是庆阳籍时，有几次随口吟诵起范仲淹的辞章，最多的就是这两句。尤为称奇的是，范仲淹和他的两个儿子范纯仁、范纯粹，全然不避北地之远，父子两代、兄弟两人竟四度出任庆州知州，这是多深的缘分啊！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接续奋斗，留下善治良政的美名和佳话。

自古及今，庆阳都有纯正的周秦方言，有纯正的秦腔传统戏曲，有纯正的关陇美食臊子面。近些年来，我对家乡的了解越深，越是深深地感受到，庆阳人颇具古风，真是古道热肠。

当然，庆阳的内涵远不止于此。庆阳的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资源储量惊人。正如以前大家都熟知大庆油田一样，现在长庆油田作为中国极其重要的特大型油气田，也开始为人们所熟悉。然而，人们或许不知道，长庆油田的很多油井及炼油厂都在庆阳境内，它的总部曾长期设在庆阳。长庆油田从上世纪70年代开发至今，产量不断创出新高。特别是长庆油田的天然气，每天源源不断输送到京津冀，输送到陕甘宁和内蒙古，为多

个大中城市供气。2020年，长庆油田的建设者们还在庆阳隆重集会，纪念长庆油田开发建设五十周年。我至今仍清晰记得，四十多年前，在我的家乡庆阳，一群脚蹬翻毛皮鞋、说话南腔北调的年轻人，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远道而来，在村外的空地上建起营地，搭起帐篷，风餐露宿，全面展开火热的石油会战。

长期以来，庆阳沉潜在历史深处。伴随着国家发展的脚步，古老的庆阳再一次焕发了青春。近些年，纵贯陇东高原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先后开通，更是成为改变万千人生活的大事。当人们乘坐汽车、高铁奔驰而过的时候，谁能想到脚下这片土地所记录的厚重历史，更难想到在这块深厚的黄土层里，还掩埋着更古老的秘密——在这里，曾经生活过横行“水陆空”的环江翼龙，还有巨型动物黄河古象等。它们的化石深深埋藏于此，作为它们存在过的证据。

小时候在故乡的田野上，间或可以捡到露出地面的古代物件，以及被称为“龙骨”的古生物化石。当地的居民们无论老少，都抱持着一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，认为那些古老的物件可能来自先人，适合为大家共有，而不应被据为私有。这正是淳朴的乡亲们保有的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之情。生活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民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都始终如一地讲礼数、讲规矩、讲诚信、讲感情，最重要的是当地话所说的“讲理性”，有一

种敬重先人、尊重传统和历史的

精神。据说一位庆阳籍的教授，有一天在大学里讲授唐诗课程时，用庆阳方言讲了一堂课，学生们发现竟与古代的字词发音多有契合之处。这段轶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，然而在今天陇东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确实依然可以感受到古代语言的某种遗存。关陇方言出镜率最高的古字之一，就是一个“啜”字。啜有很多意思，主要是吃的意思，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吃，或可近于大吃特吃，吃之极致谓啜。老碗盛食，大快朵颐，饭碗要大、饭量要大、气势要大。

在庆阳，无论城乡都崇文重道，尊师重教蔚然成风。这个地方的居民，很多人字写得好看，很多人书念得好，有一种“郁郁乎文哉”的浓厚氛围。当地老乡说话有时半文半白，之乎者也。一些当地百姓十分熟悉文白夹杂的秦腔及道情戏文，熟悉很多文史掌故。当地人把讲历史故事叫做“说古今”，说的是历史，却连着当下。每个有阅历的老辈人，还有爱读书的小伙伴，都是“说古今”的好手，是“三国”“水浒”故事的说书人。

这些年，每当我说到庆阳、想到庆阳，甚至回到庆阳、踏足庆阳大地时，都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厚重文化与非凡活力。

上图为甘肃庆阳风光。

王世军摄



寒冬腊月走在北京的山路上，一颗野果，带我进入一个鸟的世界。

这次来北京出差的目的地，是市郊的一家壁纸厂。原本客户安排车子到地铁站接，我执意自己前往。下车后才发现，这是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。放眼空荡荡的山间公路，数百米之内无人无车，只有刺眼的阳光洒在路面上。道路两旁是山，山后面还是山。按照导航提示，还有约两公里的路程，我原地小跳了一阵让身子暖起来，趁热赶路。

空气很冷，山间静幽幽的，只有行李箱在路面上滑出闷声闷气的隆隆响。突然不知从哪飞来一只黑白相间的喜鹊，它落在我前面不远处，轻巧地跳跃着往前走，时不时回头看我一下，喳喳叫两声。“花喜鹊，喳喳喳，知道你娘在哪咯。”这是小时候村子里流行的歌谣，我不知是在心里想着还是已经念出了声儿，喜鹊跳得更欢了。有这样一个可爱的伙伴，我一时忘记了疲惫和寒冷。

这是一只极有分寸的可爱生灵，它不紧不慢，始终和我隔着一段距离，但又保持互动。我下意识地放慢脚步，让行李箱的动静尽可能轻柔，生怕把它吓走。但喜鹊似乎并不领情，转过身别着小脑袋不解地看我一眼，然后扯开翅膀倏地飞走了。我心头顿时一阵失落。回望来路，不知不觉间，已经将下车的站台落在了另一座山头。

“喳，喳喳，喳，喳喳……”一连串喜鹊叫声从不远处的树林里传来，像是在空寂的山林里点燃一挂炮仗。这叫声不依不饶，我停，它也停，我走，它又起。刹那间，一道黑影从我眼前划过，又一只喜鹊落在三五步开外的柏油公路上，也是黑白相间，但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刚才的那只。这次它动作轻灵且友善，很快我便明白了它的心思，是想带我去一个地方。

在那里，矗立着一棵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柿子树。枝头几乎不见树叶，沉甸甸的果实将树枝压得很低。深冬时节，柿子已经熟透，在阳光下像一只只点亮的红灯笼，明媚，生动。这里是鸟雀的天堂，有喜鹊、白头鹎，还有一些鸟儿我叫不上名。它们的歌声此起彼伏，交织一片。

那只花喜鹊不再理我，而是全神贯注于枝头的一颗红柿子上。它的动作不慌不忙，很有章法。先是站在旁边的树枝上观察一阵儿，挑个满意处，一口啄进去，又啄一口。连啄四五下，再把喙埋进果肉深处，美美地吸食一通。然后抽身出来跳到另一根枝上，瞅准柿子的另一面，如法炮制。渐渐地，它便有些忘我了，脑袋已经顺着柿子转了半个圈儿，仍不肯松口。直到整颗果子吃得只剩下小半个壳儿，它才像打完一场胜仗似的，酣畅地歇口气儿，果断转移了阵地。如是观察几次，我才明白鸟雀们对一颗野果的良苦用心。它们之所以分两头入手，又四面夹攻，是为了让果子在被啄食的过程中保持平衡，防止掉落。嘴，多么聪明的小家伙！

“姑娘，您这是干什么呢？”

“看鸟。”回话的同时，我不舍地收回视线。一位戴针织厚帽子的老人，从更深

喜鹊在枝头

魏丽饶

的树林里走出来。从他臂上戴着的袖章得知，他是这片山里的防火员。

老人很和善，也健谈。他大概早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便从树上的柿子说开去。原来，这片山上有许多柿子树，每年结了果子几乎无人采摘，就任由其自然生长、掉落。即便是沿公路边的树，有人来打柿子的时候，也会特地在枝头留下一部分。

“为啥？”

“留给鸟儿们过冬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老人的眼神慈祥而温柔。我的心为之一动，进而联想到一树枇杷。

我以前工作的地方，在上海康平路上的一幢老洋房内。跨进黑色铁栅栏门，院角有一棵不小的枇杷树。每年五、六月份，一串串鹅黄的枇杷果攀墙而出，令人垂涎。眼看着果子日渐成熟，院主人却不急于采摘，而是悠然地坐在二楼的阳台上，静看鸟儿们你来我往争相分食。原来，这才是一颗果子在大自然中，自得其所的方式。

人类的友善，让鸟儿亦通人意。刚下车我便得到一只喜鹊的陪伴和热情，该是一种幸运，也许它正将我引向一帆风顺，心下对这次出差的任务也充满了信心。

老人伸手摘下一颗柿子递给我：“姑娘，尝尝？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“尝一个。不然您咋知道鸟儿们吃的是什么滋味儿！”

从柿子树上落下来的阳光，斑斑驳驳照在老人的脸上，他笑得那么爽朗。在那张热情的笑脸里，我恍然感受到了鸟儿的心情。

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大地

故乡的酸汤

蒋兴勇



车刚停稳，纷飞飘落的雪花中，站在路边的亲戚过来帮我们拎行李，递上第一句话：饿了吧，酸汤鱼已经煮好了，等你们来就开锅。

春节返乡，回到熟悉的家园，除了探亲访友，就是感受浓浓年味，饱尝最思念的地道酸汤美食了。

热气腾腾的汤锅，鱼肉翻滚其中，香味扑鼻。舀一碗酸汤，筷子搅匀，缓缓入肚，胃暖津生，一路的劳顿和饥饿，在这鲜香味美的酸汤中全然融化了……

在外求学，留在城里工作，三十多年来，无论是到老家公干还是节假日回乡，我都必定要喝一碗酸汤，饱尝酸汤鱼。彤红色鲜的酸辣味入肚，撩拨了食欲，打开了胃口，浓浓乡情也弥漫心间。

酸汤是我的家乡贵州黔东南的饮

食特色。家乡人惯有的饮食习俗，有菜必辣，更不可缺酸。家家必备酸汤菜肴，几乎每餐都离不了“酸”。招待亲朋好友时，有名的“凯里酸汤鱼”“酸汤牛滚汤”更是餐桌上的首选。“溜溜酸”这独特的饮食文化，已浸润到乡亲们祖祖辈辈的生活里。

家乡气候温暖湿润，自然生态环境良好，正适合发酵食品的制作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新鲜果蔬与自然酵素奇巧融合，酿出了风味独特的酸汤。其酸鲜味醇，营养丰富，备受人们喜爱。因为极迷恋这份“酸”，一同从家乡来省城工作的妻子，也曾学着酿制，但几番尝试，总做不出家乡酸汤的地道口味。

家乡的酸汤分为红酸汤、白酸汤。红酸汤以山地小番茄、红椒为主，佐以花椒、薄荷叶等多种配料放

入米汤，密封，避光，阴凉，盛于土坛瓦罐。白酸汤，一般是把香糯米的米汤烧开，倒入缸坛密封贮存，不添加任何配料，自然发酵而成。

“竟说田家风味美，稻花落后鲤鱼肥。”每年农历十月，稻谷收仓，开田摘禾，田鱼肥美。烹制酸汤鱼时，把洗净的稻田鱼放入特制的酸汤锅，添加糟辣椒，放入木姜子、鱼香菜、大蒜等香料。木姜子可以说是做酸汤鱼的关键，少此一品，难得其味。煮熟的鱼，肉质细腻，汤浓汁稠。入口，食之味鲜，酸爽香嫩。如果觉得酸辣味不够，还可外加辣椒面、木姜油、葱蒜调制的蘸汁添味。几口地道农家米酒下肚，推杯换盏、大快朵颐间，全身上下顿时汗如雨下……家乡酸汤鱼，吃的就是这痛快淋漓，要的就是这酣畅氛围！黔东南风光秀美神奇，人文景观

绚烂，民族文化浓郁，吸引无数外地人前来观光休闲。一曲曲天籁般的侗族大歌，一碗碗味美香鲜的酸汤，让远方客人为之流连忘返……

如今，家乡酸汤已进入了广阔市场。以酸汤美食著称的凯里，深挖酸汤品质，培育酸汤品牌，把酸汤做成了特色产业。糟辣红酸、酸汤底料、晒米酸饮，走入了寻常百姓餐桌。酸汤火锅餐饮遍布街头巷陌，融入大江南北。

常年在外，一头牵系亲情，一头蘸满乡愁。忙碌之余，有时总抑制不住想念家乡的“酸”。这份眷恋与向往，也令女儿耳濡目染。女儿在城里出生、城里长大，打小对酸味极为喜爱。我们全家大老远返乡，她做的第一件事，每每都不是先入家门，而是直奔街边餐馆，先饱尝一顿家乡地道的美味酸汤！